

編者序一

潘立基

潘廣樑是筆者的祖父。作為爺爺的長男孫，在他 1992 年過世後，我繼承了他的多本著作，包括被他視為畢生心血的三本筆記。

爺爺是香港一個寂寂無聞的過客，但在我而言，他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奇人。爺爺當過醫館和雜貨店的打雜、「車房仔」，後來先後任職酒店、銀行、工會書記、清道夫、人力車夫、回收紙業，最後是賣衣服的小販，或許正如他在筆記中所言的「潦倒半生」。與此同時，爺爺與文字和歷史結下不解緣，可算自學成材，半世紀以來孜孜不倦地寫了十多本共 4,000 多頁的著作，把自己對內地和香港古今的認知、對香港事物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在芸芸作品中，這三冊筆記特別受家人重視，因為爺爺以一個個毛筆字或原子筆字，將其一生經歷躍然於這四百多頁的原稿紙上。

爺爺在清朝末年生於廣東新會縣小島潮連，年幼時家道中落，在「卜卜齋」讀了五年書，便要離鄉別井到省城廣州打工，二十歲時再毅然隻身到香港發展，本以為只是暫時以此為家，但在大時代洪流驅使下，香港最終成為他落地生根的第二個家，成為一個「香港仔」。



爺爺的三本筆記



爺爺 1960 至 70 年代在港島西營盤第一街住所悠閒地吸煙斗。當時爺爺的兒女逐漸健康成長，家庭生活漸趨穩定，這段時間亦是他寫作的高峰期。

就像當年很多人一樣，爺爺一生人浮於事，每當生活漸入佳境時，就因為大環境發生的事而遇到挫折。筆記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 1941 年日軍攻佔九龍後，爺爺冒死租小艇花一小時越過危機四伏的維多利亞港，為的就是確保妻兒安全，當中過程猶如電影畫面。在「三年零八個月」期間，爺爺為了求存，以化名擔當清道夫和人力車夫。爺爺和嫻嫻不時要到新界購買農作物，然後用手推車經大埔道推送回市區售賣，每趟動輒要花八個小時。他倆的長子長女，亦在日治期間先後去世。這些經歷，對未嚐過戰爭的人而言可謂難以想像。筆記也詳述這段黑暗時期家庭以外的香港情況，包括饑荒下住所附近屍骸處處，西營盤「花園仔」公園成為亂葬崗等，爺爺亦親眼目擊日軍如何虐待被抓者。這些親筆紀錄，都甚為難得。

香港重光後，爺爺嫻嫻轉為從事小生意和當小販，生活逐漸改善。1960 年代中，爺爺購入第一街一幢唐樓的兩個單位，幾年後我就呱呱落地。我對爺爺的印象，亦是由那幢唐樓開始建立。

這幢唐樓樓高六層，爺爺、嫻嫻一家住在六樓，爸爸、媽媽、



爺爺與嫲嫲在 1967 至 90 年代初長居第一街 2 號唐樓的頂層，下一層則是次子一家的居所。這段時期是爺爺著作的盛產期。（筆者攝於 2004 年）



唐樓入口位於東邊街，是爺爺晚年幾乎每日必經之處。在市建局 2000 年代初收購後，大閘重門深鎖。（筆者攝於 2004 年）

我和兩個妹妹一家住五樓。爺爺、嫲嫲回家總會經過我家門外，每當我聽到緩慢的腳步聲慢慢由輕至重傳來，就知道是他們在回家了。打開通往六樓的大門後有一列樓梯，先上九級後 180 度再折上九級。記憶中樓梯經常暗無燈火，牆上掛了一些老人畫照，相信他們就是我們的祖輩，但我沒有深究是誰，只知道這些清裝打扮的人看上去令人不寒而慄。

雖然爺爺仙遊已 33 年，但我對他仍然印象深刻。他個子矮小，我小學時已比他高。從 1960 年代他的身份證可知，當時他身高剛剛五呎，到 1970、80 年代照顧我時，相信還「縮水」了一截。爺爺身形瘦削，松形鶴骨，蓄有鬚鬚，頭髮稀疏，經常戴一副特大黑粗框厚鏡片眼鏡，外表有點像矮版老夫子。他給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兩

邊鎖骨深陷，我常笑稱那兒就像兩個水塘。

未知是否人生經歷太多，我印象中爺爺不苟言笑，說話不多。他愛坐在床上看電視、飲燒酒，吸食自己捲製的草煙或煙斗，我還會偶爾見到他寫東西。他房內常備一罐四方形的蛋卷罐，方便我上去用匙羹撈蛋卷碎吃，另一重要零食則是麥芽糖克力架餅。爺爺亦喜歡摸我和其他孫兒女的肚皮，然後扮「猜」我們吃過什麼，還記得他「估中」後例必沾沾自喜的模樣。

長輩憶述，我小時候頗為頑皮，行為「令人髮指」。例子之一，試過在乘坐天星小輪時，一手抓住爺爺的眼鏡扔落維多利亞港；也試過把天台的去水口用拖鞋堵住，然後打開水喉製造一大片「水塘」，諸如此類。爺爺在筆記內也有暗示我的頑皮令他感到麻煩生氣，但又感到快慰。其實，印象中爺爺對我們孫兒算是頗有容忍限度，縱有責罵也不會過火。另一個我和爺爺互動比較有深刻印象的，是 1980 年代中後期一次家庭聚會後，十來歲的我揹起行動不便的爺爺上唐樓回家，相信當時他也會感到一點欣慰。

根據爸爸和兩位姐姐的憶述，爺爺熱愛寫作，可以說去到「日寫夜寫」的地步，當時嫲嫲還經常抱怨他花費大量時間寫東西，又說寧可他投稿給報社賺取一點稿費幫補家計。當時大家都不知道爺爺究竟在寫什麼，但現在看來，他當時埋頭苦幹，應該就是在寫這本筆記或其他著作。

爺爺在生時，我已不時翻看他的筆記，但由於用字艱澀，當時年紀尚小的我對內容其實不甚了解，也只對小部分有興趣（就是二戰和後期有我在內的部分）。1992 年爺爺離世，筆記連同其他書輾轉交到我手。我明白這幾本筆記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因此特別把它們存放在防潮箱。隨着逐漸長大，閱歷多了，我對筆記的內容代入感也愈來愈大，隔一段時間就會拿出來翻閱，嘗試了解一下這個當年不苟言笑的老人家一生的心路歷程。



爺爺性格傳統，在特別日子會穿起長衫，以示莊重。（潘廣樑遺物）



爺爺與他在筆記中談及「頑皮好動」、「天真活潑」的孫兒玩樂時，露出罕見笑容。（潘廣樑遺物）



1978年我五歲生日，爺爺與我一起切蛋糕。（潘廣樑遺物）

不過，對於如何把這家傳之寶傳承下去，我一直茫無頭緒，甚至苦惱，畢竟我這一代是與爺爺在同一時空生活過的最後一代，相信最終會有後代不再重視爺爺這些心血結晶。它們失傳很可能只是時間問題。

爺爺的筆記今天能夠結集成書，總算是在社會上承傳開來，令我感到無限釋懷和欣慰，而當中的經過，是眾多機緣巧合促成，可以說是一次神奇之旅。

2022年10月，有電視台重播劇集《楊家將》，劇中奸角叫「潘洪」。歷史上很少有姓潘的名人，我好奇上網找找，發現原來潘洪其實是北宋高官潘美。爺爺的筆記在開頭就提到，潘美是我們族系有紀錄以來的始祖。

藉此時機，我「膽粗粗」把筆記中關於祖先的部分放上一些歷史群組，得到一些有趣迴響。受此鼓勵，我再把筆記內我認為最「精彩」、關於日治時期的內容放上網，結果反應遠超我預期：很多人都讚爺爺的字跡秀麗如藝術品，亦有說這是極度珍貴的史料，建議電子化或聯絡大學研究如何處理，甚至有不少人提議出書。

幾日後，在因緣際會下，我發現一個有關香港淪陷的 Facebook 專頁，於是主動聯絡版主，問他是否有興趣公開筆記內有關二戰的內容。那位版主反應異常雀躍，表示希望把關於二戰的筆記內容掃描。我擇日把筆記帶到他的辦公室，這位三十來歲的版主邊掃描邊看內容，叫了一句：這可以出書！還即時把三本筆記全部掃描了。我一直以為爺爺只是香港千千萬萬的小過客之一，懷疑外人會否對他所記敘的「瑣事」感興趣，因此我還半試探地當面潑他冷水：「這些平民東西會有人看嗎？」他說：「有啊，這些平民史料近年很有價值！」

這位版主，就是時任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鄭智文博士，亦即是本書的另一編者。

輾轉三年，鄭博士由建議出書、把筆記電子化、嘗試找各出版社，並與我一起進行校對和加入註釋，最終讓這個「不可能」的出書計劃變成可能，整個過程絕對可以用如幻似真來形容。

我承認自己絕對低估了出版爺爺筆記的難度。我本來以為只是簡單地搬字過紙就可以，但實際運作下來，才發現絕非這麼簡單，當中也是一個有趣的學習過程。首先，爺爺的部分用字頗為艱澀，在校對上花了不少時間，也要適當地解說部分字詞以方便讀者。此外，筆記內談及大量典故和事件，我們都要逐一核實和加入註釋解讀。由於爺爺寫筆記的初心是給自己和後輩閱讀，因此涉及家人的部分內容未有詳細解說關係，我要透過訪問釐清文中不同人物的身份，並加以解釋。此外，在組織整理過程中，亦要把四出搜羅得來的爺爺遺物拍照或掃描，連同爺爺生前的大量照片，依據拍攝日期和情境（雖然不少已有標示日期和拍攝資料，但亦有很多要靠蛛絲馬跡作出推敲），有條不紊地放進電子檔中並寫上說明。我從事新聞工作多年，知道已刊印出來的東西無法逆轉，在確保資料準確無誤



爺爺一生熱愛文字和歷史，遺下大量親筆著作，涉獵範圍廣泛，除了香港和內地大事，也有香港趣聞、街道雜談、娛樂圈八卦甚至鬼故等。（潘廣樑遺物）

上，自是不容妥協。

出書過程亦帶來不少驚喜。我一直把這幾本筆記放在防潮箱，爺爺其他書籍只放在閣仔或書櫃，甚少翻閱，我亦一直以為那些只是購來的商業叢書。然而，在 2025 年初進入出書準備的白熱化階段之際，我在書櫃角落重新發現爺爺的大批親筆撰寫書籍，內容天南地北，大至內地和香港的歷史紀錄，小至香港街道趣談、豪門盛宴餐單（例如英女皇訪港晚宴和霍震霆與朱玲玲婚宴），甚至香港當人流傳的靈異事件都有涉獵。他生前還把看過的對聯和字謎，分門別類寫了四大本、超過 900 頁！這些都印證了爺爺對文字、歷史和中國文化的迷戀。

在此，我要先多謝爸爸和兩位姐姐，他們一直保留着很多爺爺的遺物，除了筆記外，還包括很多重要文件和物件，例如日治時期的文件、戰後糧油配給證、身份證等，還有圖章、明信片和地圖，這些歷史文物令筆記出版時生色不少，也令我更能夠立體地重塑他的一生。

謝謝太太和子女的支持和意見。太太雖然在西方出生和成長，但對中華文化很感興趣，她指爺爺正正不是達官貴人，普通人能把自己的平民式生活鉅細無遺地紀錄，是更加難得，不厭其煩地提醒我這幾本筆記的重要價值。多謝女兒協助校對，令本書更完美。

感謝社交平台上的一些歷史專頁。我曾在這些專頁公開部分的筆記內容，得到很大迴響，令我確信很多人對這些私人內容原來都很感興趣，讓我把筆記公開的念頭萌芽。

感謝鄭智文教授和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鄭教授是第一個閱讀筆記真身的外人，也是第一眼看到筆記就確信可以結集成書的人。他與團隊義無反顧地為筆記進行電子化工程，同時協助聯絡出版社，並為內容提供畫龍點睛的註釋和珍貴歷史照片，令筆記增添不少份量。另外，我要感謝中華書局副總編輯黎耀強，沒有中華



爺爺的遺物包括 10 個圖章。圖中最左邊是他在日治時期所用的圖章，上面刻上他當時所用的化名「潘良」，其旁邊兩個是他在戰後從事紙業生意時所用的生意圖章。其他包括他的別名、以至後來專為其著作和藏書而製作的圖章（右邊的兩個）。照片經水平翻轉，方便讀者觀看。（潘廣樑遺物）



爺爺酷愛旅遊和記錄各處風光，他的遺物就包括多張 1970 至 80 年代的香港明信片，他還幾乎在每張明信片上面都寫上簡述，貫徹他愛記錄的作風。（潘廣樑遺物）

書局對爺爺筆記的欣賞，本書實在難以出版。此外，被視為華南人文歷史研究權威的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系主任程美寶教授不但提供了寶貴的意見，更在百忙之中為本書寫下感人序言，在此本人衷心道謝。

最後，我必須感激爺爺。他將自己一生，甚至先輩的生活，用自己的筆跡寫下。讓我對先輩以至我父親的很多往事，也變得瞭如指掌。筆記的面世，也讓外界知道香港曾經出現過一個有如此文化的「普通人」，令我感到自豪和佩服的爺爺，猶如重生。

今次整理爺爺筆記的過程，讓我對他的人生有重新的了解，慨嘆他的深藏不露，亦讓我對沒有在他有生之年多加珍惜相處時光而感到可惜。

我衷心期望，這本筆記的出版可以喚起香港以至華語社會讀者對家族歷史和文物的重視之心，之後可以有更多這類書籍出現。

小記：爺爺與家鄉

河水彎又彎，冷然說憂患。

別我鄉里時，眼淚一串濕衣衫。

人於天地中，似螻蟻千萬。

獨我苦笑離群，當日抑憤鬱心間。

若有輕舟強渡，有朝必定再返。

水漲、水退，難免起落數番。

大地倚在河畔，水聲輕說變幻。

夢裏依稀，滿地青翠，

但我鬢上已斑斑。

以上是經典名曲《大地恩情》的歌詞，由香港著名填詞人盧國

沾所作。他曾說，歌詞是他憶念故鄉「大地」潮連而作，而其內容彷彿也道盡了爺爺的心聲。

爺爺跟盧先生的背景頗為接近，大家都是潮連人，同樣讀私塾學習四書五經，同樣都是年輕時就離鄉別井，並因為政局問題無法回鄉。爺爺雖然長居香港超過 60 年，早視香港為第二故鄉，但筆記中不少篇幅都講述「河水彎又彎」的「大地」，包括爺爺「別我鄉里時」的心情、當地的風土習俗和生活。爺爺在二戰結束後兩次回鄉，之後就與家鄉隔絕幾十年，到 1977 年才有機會返回鄉間，雖然他「鬢上已斑斑」，但總算圓了「有朝必定再返」的夢。爺爺在 1980 年代多次回鄉，筆記中顯示我也多次跟隨，可惜至今已印象模糊。

這些年來我每隔幾年都會回鄉。在本書 2025 年初進入最後衝刺階段期間，我與爸爸和兒子再次回鄉，重訪爺爺筆下提到的多個地點，包括他出生和成長的祖屋、潘氏祠堂和他經常前往的獅山等，這是我詳閱爺爺筆記後首次再到訪這些地點，感觸無限，跟以往回鄉的感覺可謂天淵之別。幸好這幾十年來，家鄉未有因為內地高速發展而有很大改變，村內一景一物、那兩個池塘、那些農田和那些比鄰交錯的村屋，基本上都維持原貌，讓我可以輕易想像到爺爺當年的生活。

盧國沾先生也在這段期間去世，特借此一談。

編者序二

鄺智文教授

潘廣樑 1908 年於廣東潮連出生，早年接受私塾教育，1928 年前往香港謀生居住，曾於洋行和革履工會工作，並於香港娶妻，建立家庭。他和家人經歷戰亂和日據時期，在戰後汲汲經營，見證了香港從戰爭到重建，以及戰後經濟急速發展和社會變化。他在 1992 年去世，享年 84 歲。自 1923 年開始至 1990 年止，潘廣樑以散文形式寫下其人生和家庭經歷共約 100,000 字，以下簡稱為《潘廣樑札記》。

《潘廣樑札記》的內容不但從其個人經歷反映香港以及中國在二十世紀的巨變，更讓人一窺二十世紀初成長和生活的香港「普通人」對家庭、愛情、社會及政治的看法。他雖然以記載家事為主軸，但其文字對當時的華南習俗和民俗傳統、華南與香港社會經濟變遷，以至戰爭、動亂等重大歷史事件均有所描述，並提到例如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冷戰如何影響他一家的生活。他在文章中不但流露了對家人和故鄉的真摯感情，亦詳細記載了有關二十世紀香港和華南的社會百態和生活細節，特別是宗族、教育、工作、居住、婚嫁、節慶、殯葬等內容。當然，由於他當時的身份與視野所限，他的描述自然可能有不準確之處，但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十世紀一個香港人對不同事物與轉變的一些看法。

《潘廣樑札記》與其他類似的個人史料之最大分別，是它並非事後多年的記錄或訪問口述，而是著者多年自身書寫累積的手稿，雖然稿件曾經本人謄寫整理，但仍反映了著者在不同時期的所思所想，與數十年後重新思考下的文字有別。這些文字不單可以反映著

者對歷史事件與變遷的感受，亦可以讓我們從中理解時人在不同處境下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狀態。《札記》除文字外，亦有附上潘廣樑自行繪畫，或摘自報刊的地圖、私人照片，以及證書、證件等個人史料，其中部分非常罕見，甚至可能是孤本（例如清道夫宿舍的證書）。學者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時，早已大量使用日記等個人史料，其中最為人熟悉者自然是有關蔣介石日記的研究以及胡適書信等資料。以往以人物資料進行的研究大多集中於軍政人物、社會名流或知識份子等；潘氏的筆記為官方史料外，提供了解這個時代的平民角度和線索，亦擴闊了史料的蒐集和解讀。

近年，史學界比以往更着重「普通人」的歷史，學者不單採取普通人的視覺看以往常被討論的歷史事件或變遷，更對使用來自民間的史料持更開放的態度。其中最難能可貴者，就是完整的日記或隨筆史料，例如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夢醒子》（*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即以山西士紳劉大鵬的個人紀錄為中心，討論清末民初華北在思想及社會的變化。¹ 畢可思（Robert Bickers）的《帝國造就了我》（*Empire Made Me*）則從一名英籍上海警察之遭遇，看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國社會。² 方德萬（Hans van de Ven）在《戰火中國 1937 - 1952：流轉的勝利與悲劇，近代新中國的內爆與崛起》（*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中，亦使用了包括陳克

1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Robert Bickers, *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London: Penguin, 2004).

文日記等傳記資料。³

香港亦有不少收集「普通人」史料和歷史的研究計劃，例如香港大學社會學系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計劃（The Hong Kong Oral History Archives Project）、香港記憶計劃（Hong Kong Memory Project）、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口述歷史特藏（Hong Kong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的口述史料、中文大學華人婦女與香港基督教口述歷史網上資料庫，以及浸會大學黃文江教授領導的多個口述歷史計劃等。這些資料對補充官方或報紙等史料的空白起着重要作用。

近年，香港史頗受公眾及學界注目，尤其在社會層面，更出現不少關於歷史建築、保育，以及社區歷史的討論，亦有關於人物或機構的史料出現，其中較為矚目者有謝榮滾主編的《陳君葆日記全集》，程美寶教授主編的《太平戲院紀事：院主源詹勳日記選輯（1926 - 1949）》。⁴ 徐岱靈和祁凱達對娛樂大亨、皇都戲院創辦人歐德禮（Harry Odell）的研究（《尚未完場》），以及許創彥、麥曉暉團隊的「唐樓中的二戰日記」計劃，亦顯示了家族史研究對公眾有一定的感染力。⁵ 在此背景下，《潘廣樑札記》為研究者提供一個從「普通人」角度看二十世紀香港的角度。歷史人類學和民族學的研究者亦會對書中有關華南風俗的描述感到興趣。此外，對香港

3 Hans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4 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程美寶：《太平戲院紀事：院主源詹勳日記選輯（1926 - 1949）》（香港：三聯書店，2022）。

5 徐岱靈、祁凱達：《尚未完場》（2023）：「唐樓中的二戰日記從香港見證歐洲戰場的中國身影」網頁：<https://www.dday.hk/zh>。

和華南歷史有興趣的讀者，則可以從潘廣樑的文章中了解二十世紀華南和香港歷史的一些細節，甚至會因為發現他的經歷與讀者先輩有相類之處而產生共鳴。他的文字亦反映出他對其家族和故鄉真摯而樸素的感情。

筆者近年因祭祖關係，需要為自己的家族進行一些基本資料研究，在過程中發現事情並不如想像中容易。單是要找到先人去世的確實日期，已經需要不少工夫。當潘立基先生把《札記》的目錄和部分內容與我分享時，我立即感到《札記》作為史料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反映一代香港人集體經歷和回憶。閱讀與整理《札記》時，不時使筆者想起長輩間中提到的往事。我的祖父輩和父輩在 1950 年代亦曾於西營盤居住，因此可算是潘家的街坊；他們曾否於西營盤街市碰面？我的父輩曾經歷過「拐子佬」的威脅嗎？他們會使用一樣的教科書嗎？他們的學習生活又是否相似？他們如何理解香港、內地，以及複雜激盪的歷史？我的家庭和潘老先生的一家一樣，在香港或鄉下經歷了戰爭，但我對祖父母一輩的戰爭經歷只略知皮毛。一方面我為未能留下他們的經歷覺得可惜，另一方面卻明白他們亦不一定喜歡談及可能充滿苦難與困難的過去。相信讀者閱讀《札記》時，亦可能不時出現類似的共鳴或關聯思考，潘老先生的敘述亦為這個時代的普通人經歷填補一定程度的空白。

此書得以出版，有賴潘立基先生對我們的信任，他本人亦出力協助書稿的校對，並加上大量的註釋以助閱讀。我們亦特別感謝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編輯黎耀強先生支持本書的出版，使潘老先生的手稿得以面世，為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提供一個有趣史料。筆者亦特別鳴謝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暨系主任，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華南近代史的權威程美寶教授，她不但賜予本書另一感人的序言，更細讀書稿，提出不少建議。

在整理《札記》時，我們最初只能人手把內容數碼化，以便整

理作出版之用。後來我們開始嘗試利用人工智能進行數碼化，最終事半功倍。在此過程中，筆者特別感謝研究助理古靖、魏清瑜、馮榮樑及歐陽佩雯的協助。

筆者亦感謝妻子嘉慧，她的無限樂觀在我每次工作至透支之時均能為我帶來更多力量。

謹以此書獻給為身邊歷史留下紀錄的人。

體例

為方便讀者，團隊在處理《潘廣樑札記》時，把錯字和別字均有標出，但異體字則作統一處理。

本書內所有非西曆年份都會在後面加上西曆年份（如民國十二年〔1923〕、宣統二年〔1910〕），所有農曆日子沿用中文數字（民國十一年壬戌年〔1922〕正月十二日），西曆日子則全部改用阿拉伯數字（1939年9月1日），不肯定的日子則維持原文格式。此外，所有地址街號（如彌敦道190號）、部隊號碼（如第5航空隊）等改用阿拉伯數字標示。內文中少於十的數目以中文數字表示（五個部分、三名子女），大於十則用阿拉伯數字（12隻雞、30架飛機）。

如出現中式度量衡單位，我們則會加上十進制數量（如四斤〔約2.4公斤〕）。本書根據 Endymion Wilkinson 的 *Chinese History: A New Manual* 在民國時的歷史度量衡數字為標準，即一斤為500克、16兩為一斤、10錢為一兩。如語境為香港者，則使用香港斤，每斤為604.8克。面積方面亦根據 Endymion Wilkinson，即一畝約為674.5平方米。¹

書中如有外文人姓名和地名，則通常會加上英文名字（如楊慕琦 Mark Young）。

另外，本書目錄主要根據原筆記目錄，但因部分原目錄與內文有異（特別是第二冊），本書目錄按實際內容稍作修訂。

1 Endymion Wilkinson, *Chinese History: A New Manua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pp. 555-556.

目錄

序——但我鬢上已斑斑	程美寶教授	iii
編者序一	潘立基	viii
編者序二	鄭智文教授	xix
利用數位人文方法整理《潘廣樑札記》的經驗	鄭智文、馮槩樑、古靖、魏清瑜	xxiv
體例		xxvi

早年回憶錄（一）1908-1938

早年回憶錄序（原文）	2
（一）家世源流	6
（二）我父行誼	10
（三）童年時代	13
（四）離家赴省	22
（五）受備食力	27
（六）祖母逝世	29
（七）生活變化	34
（八）思鄉懷舊	37
（九）僑居香港	42
（十）還鄉省親	47
（十一）情海波瀾	52
（十二）在港訂婚	57
（十三）還鄉醫疾	60

(十四) 纂修家譜	63
(十五) 病愈返港	68
(十六) 在港成親	71
(十七) 還鄉祭祖	77
(十八) 返港生活	82

家事雜記 (二) 1938-1959

續編家事雜記序	86
(一) 母妻自港回鄉	90
(二) 婦避戰禍返港	92
(三) 歐戰影響本港 附在工會任事	96
(四) 日軍佔領香港	100
(五) 佔領地之生活	103
(六) 權作清道夫	106
(七) 戰時非人生活	109
(八) 母親在鄉逝世	115
(九) 中國抗戰勝利	118
(十) 香港和平記略	120
(十一) 小兒應時出生	123
(十二) 和平週年觀感	125
(十三) 回鄉合葬先人	129
(十四) 小兒險被拐去	132
(十五) 回鄉置田修館	137
(十六) 三女出世	140
(十七) 從事紙業工作	144
(十八) 小兒讀幼年班	148
(十九) 慶堂入小學	150
(二十) 鄉田被沒收	153

(二十一) 殤一女生一女	155
(二十二) 領取小販牌檔	157
(二十三) 購入沙田石屋	160
(二十四) 慶堂意外受傷	163
(二十五) 慶堂入伯南書院	166

家事隨筆 (三) 1960-1979

(一) 投保安全保險	171
(二) 慶祝銀婚紀念	174
(三) 姊妹同校讀書	177
(四) 慶堂兼讀夜校	180
(五) 住宅險兆焚如	182
(六) 自置樓宇一層	186
(七) 銀行倒閉受損	190
(八) 慶堂中學畢業就業	192
(九) 賣樓買樓經過	194
(十) 新居入伙雜記	197
(十一) 慶堂電機畢業	201
(十二) 艷堂升讀中學	203
(十三) 相契	205
(十四) 嫁女	208
(十五) 娶媳	210
(十六) 施手術疊記	212
(十七) 添孫	214
(十八) 慶堂升職	216
(十九) 艷堂中學畢業	218
(二十) 孫女出世	220
(二十一) 艷堂見習護士	224

(二十二) 立基開學 226
(二十三) 四十婚期紀念 229
(二十四) 七十壽辰懷舊 231
(二十五) 廣州之行 234
(二十六) 回鄉雜記 239
(二十七) 回鄉後觀感 245
(二十八) 艷棠護士畢業 246
(二十九) 鄉屋落成彙記 249
(三十) 小孩動態 256

後記 258

參考書目 262

早

年

回

憶

錄

(一)

1908-1938



（四）離家赴省

民國十一年壬戌年（1922）正月十二日

在家千日好，出路半朝難，此為遊子初出門之感言也。吾生長鄉村，與祖母、母親相依為命，十四年來，未嘗或離，今為口奔馳，一旦離去溫暖之家庭，遠適陌生之省地。飄零孤苦，依附姨媽，半載寄居，一事無成，弱小心靈，寧不為之破碎哉！然而，陸龜蒙有詩云：「所思在功名，離別何足嘆。」²⁰ 吾此行志在以工求利，稍盡反哺之心。誠如陸子所云，殆亦聊以自慰慰人。

吾村坦邊，得天獨厚，以地處邊陲，瀕海一帶農地，一望無垠，農物產量頗豐。族人之務農者為數不少，但土地之面積有限，而人口之增加無窮，形成耕地不均，工作追不上所需求，因是族人稍有學識者，多向外發展，大率以省城 香港二地居多數。

但彼輩與吾家關係不深，皆屬遠房宗親，祇有卓臣伯父（祖母嫡姪），向設醫館於省城之河南，及寄居河南 塹口之姨媽（母親胞姊），二人較為近親，吾此次出省謀生，須先求棲身有所，當然在此兩者之間。吾母與祖母商討結果，僉認為往依姨媽處，較為適合環境。

鄉民服裝，樸素無華，尤其是操田土勞動工作者，為環境所支配，衣着務求實用，蔽體禦寒，雖鶉衣百結，亦不介意。當然，吾一家之生活，殆亦類是，吾所穿之粗衣，雖不致捉襟見肘，亦陳舊不堪矣，一旦置身於先敬羅衣後敬人之城市中，寧不以敝縕袍而見恥乎。假若做一襲新衣，以壯行色，則力有所不能，吾母遂將父遺下之衣服，檢擇其較新者，連夜加以修改，以備吾用。

吾自行程有日，念今後會少離多，故每屆入夜，輒挑燈共話家常，吾母手不停引線，而口則嘵嘵不絕，深恐臨行時未能傾所欲言者。「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可為吾詠也。

祖母每暇，則紡麻或搓線，吾與弟輒相依膝下，聽講故事。祖母以吾此次是初出門，於世故完全未諳，故諄諄告誡：「廣州為華南一大都市，四方雜處，良莠不齊，交友任事，務宜慎重從事。」而其言有若江流之滔滔不絕也。祖母生長斯地，一生歷盡滄桑，飽經憂患，對於人情世態，有深刻了解，其臨別一番訓言，深印吾之腦海中，未嘗一日去諸懷也。

辛酉（1921）消逝，壬戌（1922）來臨，人日過後，又值村民之添丁者開燈之期也。各社壇結棚，懸各式花燈，擊鼓鳴鑼，爆竹喧天，當此興高彩烈之際，正是吾離家成行之日也。

是日也，薄具酒食，祖母祭告祖先，天神。早膳後，一肩行囊，母親攜余黯然離家就道，而小弟猶雀躍歡呼，尚未知別離之苦也。吾與弟雖同長於一家庭，但無論體格或性情，卻

20 出自唐人陸龜蒙（？—881）《別離》：「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間。杖劍對尊酒，恥為遊子顏。蝮蛇一螫手，壯士即解腕。所志在功名，離別何足嘆。」

完全相反，吾體弱而弟強健，吾好靜而弟好動，吾善感而弟達觀。然後此皆在童年，性情儘可能隨環境而有所變遷，惟據俗諺所云：「三歲定八十」。然乎，豈其然乎？

傷哉！山牽別緒，水帶離聲，乃不情之汽笛，一鳴驚人，此生長十四年之家鄉，逐漸消逝於迷濛煙霧之中。惟見一江春水，撥出不平之聲，撥我心而欲動，憑舷遙望，猶隱約見母親悵立埗頭，隄畔之春樹，更撩起我幻念重重，憧憬見祖母倚閭而望。其實離愁別恨，人所難免，祖母、母親，何嘗無此感想，第其飽經世故，雖有隱衷而不形於外者，殆不欲因此而影響向外之情緒也。

省城在江門之北，小輪拖渡，經常由上午八時，自江門開出，航經潮連轉駁上省，朝發而夕至。下午四時，船抵珠江口，但見江面船艇如梭，岸上行人似鯽，長堤一帶，車水馬龍，店戶張燈結綵，點綴此上元佳節，林林總總，目不暇給。吾以一介鄉愚，有如劉姥姥²¹入大觀園²²，一切事物，總覺新奇。

廣州市佔粵江²³三角洲之頂端，面積遼闊而平坦，航道暢通，對外貿易繁盛。但自香港崛起後，地位則略遜於香港，然

21 劉姥姥是曹雪芹所著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中人物，是一位來自鄉下貧農家庭但諳於世故的老婦。

22 「大觀園」是小說《紅樓夢》中一處虛構的園林，亦稱「賈府大花園」。這座別墅是賈府為身為賢德妃的賈元春回家省親而特別建造的。「劉姥姥入大觀園」描述鄉村老寡婦劉姥姥進入賈府大觀園，對於事物感到新鮮驚奇的過程，後來引伸出「取笑別人或自謙自己不曾見過世面」之意。

23 粵江為珠江舊稱。

仍不失為華南一大都會也。

吾跟隨本族水客祖寬伯向河南方面進發，寄居於姨媽處。她是母親胞姊，適本鄉芝山²⁴陳氏，十年前，舉家遷居於塹口榮華里6號。表兄陳國慶，遠赴湖南萍鄉煤礦局²⁵任事，因礦務停頓，久未發薪，家境淡泊。姨丈陳祝三雖有事做，所入祇供其個人費用。表姊在家織布、紡紗，或車衣，做女紅，以助家計。

表姊名銀小字瑞卿，長吾三歲，小姑居處，略通文翰，善詞令，有鬚眉氣，對吾愛護備至，情若同胞。吾初離鄉井，輒感懷身世，她則妙語解頤，或談故事，或說詩文，在風塵寂寞中，不啻是吾唯一之知己也。

吾族人之在省經商者，實繁有徒，尤以西關之太平街及上下九甫²⁶一帶，經營京布業者居多數。由於貧富懸殊，向少往還，今為糊口計，不得已靦顏求助，冀獲一枝之棲，而所得之答覆，不是說店伴額滿見遺，待以異日；便是以吾年輕體弱，恐力難勝任。誠然，自知少不更事，文不為人所重視，力不能負重致遠，吾鄉居簡出，未歷世故，今始知城市人浮於事，苟非有特殊情誼與技能，欲求一工半職，等於緣木求魚。

吾在姨媽處，株守半載，依然無事可做，惟有替表姊紡紗度日，蓋紡紗為織布所必需要者。似此消磨時光，不禁悵然若

24 芝山是潮連島中部的一個區。

25 萍鄉煤礦局或稱安源煤礦，位於今江西省萍鄉市安源區。在1898年由清末大臣盛宣懷會同湖廣總督張之洞創建，志在配合漢陽鐵廠而開採。

26 即現在的上九路、下九路。

失，表姊洞悉吾隱，嘗言：「年青人須富有朝氣，來日方長，豈可以目前之得失，而消沉志氣。」中肯哉斯言！第吾亦猶常人也，並非心理變態，有顏可歡，有口可笑，何無疾而呻吟為。雖然，若非關懷深切，奚肯出此言簡意賅，發人深省者，巾幗勝鬚眉，殊令人感慨萬分！

吾自初春來省，迄屆初秋之候也。昔張翰²⁷在洛，因見秋風起，思及故鄉吳中²⁸蓴羹、鱸膾，遂棄官歸。與其說他是為口腹之欲，毋寧說是難忘故鄉。夫以張翰宦遊異地，尚且如此，吾今客途落魄，雖欲忘懷故鄉，放憂釋愁者，戛戛乎難矣。

27 《晉書》卷九十二〈文苑列傳·張翰〉：「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張翰字季鷹，西晉文學家，吳郡吳江（今江蘇蘇州）人。其詩《思吳江歌》：「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成為「蓴羹鱸膾」這個成語的典故，用來比喻思鄉之情。

28 吳中指蘇州。

（五）受傭食力

民國十一年壬戌年（1922）七月十六日

來省半年以後，生活始有着落。初執役於醫生館，但求棲身有所，既受僱於汽車房，俾有一技之長。倘能習藝有成，生計有賴，此固本人之願望，亦祖慈之寄望也。

吾寄食姨媽家中，半載有奇，時至今日，始得近鄰沈伯熱情引薦吾於其友好梁濂生醫生作館僮，館址在塩倉二巷距姨媽家中不遠，雖然工資微薄，總算有了出路，此為吾破題兒受傭食力也。

梁醫生原籍新會 潮連，其先世徙居省城榨粉街，醫生乃遜清遺臣梁鼎芬²⁹之裔。其醫學淵博，存心忠厚，與吾算屬鄉親，因命其幼子耀祖呼吾為哥哥，殊無階級之分。

吾離家迄今，始得工資付歸，雖微不足道，亦可稍慰慈懷於萬一也。遂於晚後修家書，條陳始末，信內有云……「晚後抽暇，補習算術，以備將來應用。梁醫生和藹可親，常常指導算數，甚為感激。……」該信尚未寫畢，適為醫生所見，深為感動，自後夜間有暇，輒指導詞語解釋，及寫作技術。殆後吾之文思，得力於醫生者匪鮮。

吾在此作館僮工作，為打掃整潔館地，或替病人往藥店配

29 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號節庵，廣東番禺人。清末官員，進士出身。曾在中法戰爭中彈劾主和的李鴻章和支持張之洞查封上海強學會。辛亥革命後，梁鼎芬在陳寶琛的引薦下，擔任溥儀師傅。